

續金華叢書



竹

石

梅

蘭

菊



金
平
先
民
博

袁
勵
準



甲春康宗校
子永胡榭鋟

金華先民傳目錄敘

一卷道學傳 凡七人

二卷名儒傳 凡二十九人

三卷名臣傳 凡三十人

四卷忠義傳 凡二十五人

五卷孝友傳 凡三十二人

六卷政事傳 凡七十五人

七卷文學傳 凡九十人

八卷武功傳 凡二十一人

九卷隱逸傳 凡十七人

十卷雜傳 凡四十一人

敘曰金華爲浙東名郡人物踵生自昔稱小鄒魯而於斯爲盛其傑然者國史固已有傳而卷帙浩繁不便考求其或鄉評可稽史所弗錄者歷世漸遠傳聞日微亦將聲銷迹泯竟與石火電光同歸變滅而已此則尙論者之所憫也吳禮部緣是輯敬鄉錄然僅止宋季且本因文以著其人其諸嘉言善行崇德茂勳無文可託者或未之詳勝國以及創業之初鄭清逸賢達傳彬彬具矣惜乎偏徇目前而往事多漏成化間太守周公所輯郡志大率襲鄭舊耳其於銓量之予奪科條之前後記載之詳略觀者均不能無遺憾焉矧閱今踰七十

年亦未有嗣而輯之者居間論古慨思有述輒本三公遺編參以歷代史傳及諸大家文集併採近世名賢家狀碑誌而附益之於是因人而詳著其事因事而核定其人分爲道學名儒名臣忠義孝友政事文學武功隱逸雜傳十類臚而列焉總之曰先民傳其記載之體一節著稱者雖數語不爲簡羣行兼備者則累牘不爲繁要以一覽悉其人品大小之實至於舊存歷銜而事行無徵及事行僅存而無取於觀法者則皆輟而弗書以從實錄非敢謬司監定人物之權亦聊以攄景行之私焉耳尙友君子或將有取於斯云

嘉靖戊午春二月朔後學永康應廷育仁卿書

是書始自三十二年之夏至三十七年之春凡五易稿乃克成編其所引用古今書籍凡四十餘種

後漢書

吳志

唐書

宋史

元史

十九史詳節

通鑑綱目

宋名臣言行錄

齊東野語

蘇東坡文集

朱子大全集

龍川文集

眞西山文集

續文章正宗

文獻通考

黃文獻公集

敬鄉錄

吳淵穎集

宋潛溪集

浦陽人物志

王忠文公集

賢達傳

革朝遺忠錄

一統志

皇明文衡

續通鑑綱目

府志

錢山民私志

正學編

金華文統

楓山文集

金華縣志

蘭谿縣志

永康縣志

浦陽縣志略

武義縣志

東陽人物志

義烏人物志

褒忠錄

傳芳錄

文獻錄

江陰縣志

皇明通紀

東莞縣志

傳之詳者每參合三四書足成之

東陽人野志

東陽人野志

東陽人野志

永銀縣志

永銀縣志

永銀縣志

馬山文集

馬山文集

馬山文集

龜山野林志

龜山野林志

龜山野林志

皇朝文譜

皇朝文譜

皇朝文譜

晉書附

晉書附

晉書附

宋書附錄

宋書附錄

宋書附錄

漢文獻公集

漢文獻公集

漢文獻公集

賈西山文集

賈西山文集

賈西山文集

東坡文集

東坡文集

東坡文集

金華先民傳卷一

續金華叢書

永康應廷育輯

道學傳 凡七人

呂祖謙

徐僑

何基

王柏

金履祥

許謙

章懋

語曰君子學以致其道夫天地設位而道立焉聖人所以參天地而為三者亦道焉耳矣是故道學也者聖學也孟子所謂由堯舜湯文至于孔子其所聞而知之者此也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更兩漢三國六朝唐五季寥寥千數百年道術將為天下裂矣至宋周程張朱者出然後道學之傳復續當時忌者或乃刺取其名用為詆訶排擯之地而不知此適所以為借譽之深也其後元人纂修宋史因遂以道學立傳而表章之是可以見天理之在人心雖或暫晦於一時而弗能終掩於萬世矣吾婺道學倡自東萊呂先生實與朱子及南軒張子為友若徐毅齋則嘗親及朱子之門而何北山又得朱子再傳

之學於勉齋黃氏授諸王魯齋金仁山許白雲論者咸謂呂朱張爲南宋斯文鼎峙而以何王金許爲朱學之世嫡且號吾郡曰小鄒魯不其諒哉夫四海之廣千歲之遠寥寥絕響者而乃肩駢踵接疊見於一郡百數十年之間可謂盛矣今特考論其世併以我朝楓山章先生續焉述爲道學傳冠于諸傳之首孟子有言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吾衰殊以無聞爲懼同志之士其亦有觀感而興者乎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宋尙書右丞好問之孫也本其郡望東萊學者因稱東萊先生其上世文靖公夷簡居壽州至右丞從駕南渡始居金華祖謙之學本諸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旣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南宋語道學者莫盛於乾淳間惟祖謙與熹栻爲得其宗天下共推仰之初陰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焉除太學博士待次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

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勸孝宗留意聖學言陛下所當留意者夫豈鉛
槧傳註之間哉宅心制事祇畏兢業順帝之則此聖學也親賢遠佞
陟降廢置好惡不偏此聖學也規模審定慮始圖終不躁不競此聖
學也陛下誠留意此學日就月將緝熙光明實理所在陛下當自知
而自信之矣本原旣得萬事有統若網在綱若農有畔非若乍作乍
輟漫無操約者之爲也且言恢復大事規模當定方略當審陛下方
廣攬豪傑共立事功臣願精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爲先後使
嘗試僥倖之說不敢復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
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召試館職除秘省正字嘗讀陸九淵之
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
曉視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秘
書郎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
成進秩面對治道體統必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
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侵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

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
省部椽屬凌長吏賤臣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事誰與指麾
而伸縮之耶如曰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
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
專恣之患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鬲脈絡少有壅滯久則
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
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之所譴而益肆壅蔽外則懼爲公議之所
疾而益肆詆排臣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是執要以總萬事之機
勿以圖任或悞而謂人多有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以徧察
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
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
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擾艱危之後駐驛
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
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

元昊之難韓范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可知矣臣
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
護而扶持以末疾請祠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
刊行學士周必大請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祖謙承命斷自中
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一百五十卷至是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
直秘閣主管武夷山冲佑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不就
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亦不就改主管亳州明道宮淳熙五
年七月卒年四十五其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
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誦孔子
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憤懣渙然冰釋朱晦庵嘗言學如
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旣卧病而任車道
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參取毛鄭氏之說
而斷以己意其精思獨詣往往超出前人意表而亦未嘗有輕議前
人之心大事記起春秋終五季書法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

例其條綱端緒概見於通釋解題二書晦翁嘗云伯恭大事記甚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闡範官箴辨志錄皆行于世弟祖儉編其雜文爲呂太史集及別集外集凡三十餘卷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旣沒鄉人卽而祠之理宗朝賜諡成爵開封伯從

祀孔子廟庭

參用宋史及正學編修

徐僑字崇甫義烏人初受學於東萊門人葉邦淳熙十四年舉進士調上饒主簿復及朱晦庵之門而卒業焉晦庵稱其明白剛直析理殊精因命以毅名齋歷紹興南康司法皆以憂去開熙和戎議函大臣之首僑上書言非所以立國時多其能盡言嘉定七年由嚴州推官滿考差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除國子學錄召試管職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益王府教授請外知和州徙知安慶府十一年除提舉江南東路常平上書極言時政請詔大臣以正己之道正人憂家之慮憂國庶幾救安於已危迺治於將亂丞相史彌遠怒令言者劾罷之理宗卽位禮部侍郎真德秀奏亮直敢言如徐僑者願置之

言地不報時葛洪喬行簡在從官代爲請祠迄不受祿既遂引年告老紹熙六年彌遠卒朝廷更化收用老成落致仕除直寶謨閣提點江東刑獄尋除秘書少監改太常少卿皆辭逾年趣召入覲手疏以正心爲本知人爲急凡數千言皆感憤剴切帝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曰卿可謂清貧僑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爲貧僑曰陛下國未計疆宇日蹙權倖用事將帥非才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培尅羣臣養交而主孤立國勢阽危而上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女謁宦官互相囊橐誕爲二豎以處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却走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僑對及之帝爲之動容太息明日遂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做羣臣以明黨爲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除兼侍講尋兼權國子祭酒勸講之際開陳友愛大義皇子竑由復爵且建言子思宜配享孔子周惇頤

程顥張載朱熹宜列從祀王安石宜廢勿祀趙汝愚宜配享寧宗廟
庭事皆施行金使王檝來無國書僑請如晉叔向辭鄭故事館之於
外與時宰議不合力求去帝諭留甚勤遷工部侍郎求去益堅陞集
英殿修撰提舉神祐觀兼侍讀僑奏頌祠勸講乃體貌重臣之殊禮
力辭不敢當遂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年七十八謚文清所著有讀
易記三卷雜說一卷文集若干卷僑嘗言朱子之書滿天下學者不
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精專篤實能得其所以言者蓋鮮
故其學一以真實踐履爲功奉對之言剖析理欲因致勸懲弘益爲
多其守官居家清苦刻厲之操尤爲人所難能王禕嘗稱其學行純
篤風節高峻誠可謂道學之宗師云今祀本府鄉賢祠

參用宋史及
王忠文集修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居北山盤溪之上學者稱曰北山先生賦性端

凝夙有遠志少從鄉先達陳震習舉子業課程若不得已而潛心義

理之功居多旣冠侍其父伯慧爲臨川丞朱子門人黃勉齋幹適爲

其令遂師事而受業焉幹首教以爲學須辨得真實心地刻苦工夫

隨事誘掖始聞伊洛淵源之懿臨別告之以但熟讀四書使胸次浹洽道理自見遂終身服習頃刻不忘一室危坐萬卷橫陳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研精覃思之際每於聖賢微詞奧義有疑而未釋者必平心易氣勿忘勿助待其自然貫通不立異以爲高不徇人而少變充其所知而反之於身無不允踐其實嘗言天地間惟一理散在事事物物雖各不同而就其中各有一恰好處此所謂萬殊而一本一本而萬殊者也自古聖賢相去率數百年而謂以是傳之者多是做到此耳又言自古聖賢惟一敬畏之心曾子臨終露以語人則是兢兢業業度得一生做得如此其精詣造約所以上接之統而異乎俗學者觀於此可見矣船山楊興立見而亟稱許之由是學者爭趨焉凡請問者無不竭盡而與之言嘗謂爲學莫先立志每讀朱子遠游詩見其立志之初便已有此規模晚年亦只是充踐此規模而已所謂願子馳堅車摧險獵其剛便凜凜乎有任重道遠氣象若出門已便不敢展脚况南北東西豈有可至之理又曰義理儘

無窮未易便到極處吾輩講學各要辦得箇耐煩無我之心耐煩則不厭往復之煩無我則庶無偏私之蔽縱有未明雖十往返不憚如是則須得箇至當之歸論讀詩別是一法與諸經不同須十分掃蕩令胸次潔淨却要吟哦諷詠使胸中有所感發興起方爲有功論讀易者要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之心玩精微之理沈潛涵泳庶有以得其根源識其綱領乃可漸觀爻象玩其義理又謂讀四書須以集註爲主而用語錄以輔翼之又當以集註之精嚴折衷語錄之疏密以語錄之詳明發揮集註之曲折其淳固篤實謹守家法絕類漢儒雖一本於朱子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郡守趙汝騰蔡抗楊棟相繼聘主麗澤書院皆辭不就景定五年興建人徐幾同被特薦添差婺州教授兼麗澤山長申省力辭以爲曩者郡守嘗以開講延聘每至每辭所以不敢當者力不足也今乃聞朝命而遂起却其虛名而取其實爵於義得安乎下知其不可而辭之上知其非僞而聽之此古今之通義也度宗立特授史館較勘兼崇

政殿說書又頒詔劄敦勉備至而控辭益力不得已爲改承務郎主管南岳廟使食其祿以遂高志然亦終不受也咸淳四年冬十二月卒年八十二平生不著述所編有大學發揮四卷中庸發揮四卷易繫辭發揮二卷太極通書西銘發揮三卷皆板行近思錄發揮未校正語孟發揮未脫稿併文集十卷藏於家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賜謚文定

用正學編修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學者因其自號稱曰魯齋先生祖師愈師楊龜山父瀚兼遊東萊晦庵之門柏少負奇氣慕諸葛武侯爲人自號長嘯欲以天下用其身年三十始知授受之源慨然捐去俗學以求道與其友汪開之同讀四書取論孟集義別以鉛黃朱墨以求朱子去取之意黃勉齋通釋尙缺論語乃輯錄精要足之名曰通旨一日讀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以魯齋更焉歷造朱子門人楊船山劉撟堂問學船山語以北山何子恭從黃勉齋得朱子之的傳卽往從之北山一見喜曰會之吾益友也授以立志

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以質實堅苦之學自是發憤奮勵致人十
已千之功有疑必從北山就正每見北山以歸充然自得北山亟稱
之曰會之二十年工夫勝他人四十年矣北山文集十卷而與相問
答者居其八卷每自謂研窮愈刻深則義理愈呈露涵泳愈細密則
趣味愈無窮無一書一集不加標註一言之題一點之訂辭不費而
意已著明嘗手作敬齋箴圖畫出一敬字爲日用躬行之則蓋其所
悟入者得諸此爲多云四方學者至則館之隨其淺深開以入道之
門析殊會一未嘗不竭盡而無餘叩者愈無窮則其出愈新又編朱
子纂要示之而舉其所嘗言曰大學分明聖賢已是八字打開今人
却向外邊狂走此編如千蹊萬徑廣立墩子使人人皆可造大學門
戶此其教人之大要也每語人曰士生天地間以萬物皆備之身而
不以古人自任經綸自期者皆自遏其身而已其愛人以德大率類
此郡守趙汝騰蔡抗楊棟相繼聘主麗澤講席以北山未出辭旣而
部使者踵門請益力北山亦勉其經始而作成之振起於積弛之後

氣象煥然一新上蔡書院成台守趙景緯以書幣來聘首講謝子大
居敬貴窮理之旨敷暢瑩白聽者竦然遠近風動雖鄉之耆德亦多
執弟子之禮來謁既歸講道于家學子慕向不遠數百里相從弗置
晚年積厚養固精強清勁雖少壯弗逮孜孜述作殆不知老之將至
也咸淳十年七月一夕方與江西來學者論學俄倦就寢戒子弟弗
強以藥垂沒整衣冠端坐揮婦女出寢門惟子姪門人侍夷然而終
年七十有八其爲人學博而義精心平而識遠考訂羣書如千將莫
邪所向肯綮迎刃而解凡朱子發其端而未竟致其疑而未決與諸
儒先闡明之未及者莫不該攝融會權衡裁斷於易謂伏羲則河圖
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河圖是逐位奇耦之交後天是統
體奇耦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上下之上耦下奇莫匪自
然於是後天之義始明於書則謂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
疇而傳洪範定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經五皇極六十
四字爲皇極經謂此乃帝王相傳大訓而以其餘爲箕子傳於詩則

謂今三百五篇豈盡孔子之所刪存者乎蓋既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槩謂古詩取以補亡耳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還兩兩相配之舊退何彼穠矣及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併鄭衛諸淫詩辨風雅頌之正變而次其先後定爲經傳若干篇於春秋則謂朱子雖無成書而門人纂記已一洗歷代穿鑿之陋乃輯爲發揮以明春秋之義於論語則謂聖人言行萬世大經不宜與諸子爲列乃本理宗命陞論爲經之旨采徐僑錫名魯經之請屬詞聯事集爲魯經章句而以大學中庸爲之傳且還大學知止二條于聽訟之上屬於此謂知之至也以爲格物致知之傳而大學之書以完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他正錯簡明舊旨類此甚多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書附傳詩辨讀春秋記春秋發揮論語衍義通旨魯經章句孟子通旨左氏正傳續國語帝王曆數太極衍義周子伊洛精義伊洛指南朱子指要擬道學志研幾圖闡學之書文章復古

文章續言濂洛文統文章指南詩可言紫陽詩類天文考地理考墨
林類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江左淵源雜誌朝華集文集總
數百卷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諡曰文憲

用正學
編修

金履祥字吉甫蘭谿人世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幼敏睿
父兄稍授之書卽能記誦如成人及長試中待補太學生有能文聲
乃自悔其所爲之非與所志之未定益務折節讀書取尙書熟習而
詳解之然解至後卷卽覺前義之淺旁及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
兵謀陰陽律曆無不博通旣又聞何北山得紫陽之的傳欲往從之
而莫爲之介乃謀於其友王元章請見王魯齋而受業焉初見問爲
學之方魯齋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問讀書之目曰自四
書始又因魯齋以及北山之門北山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便自今
日截斷爲人自是從游二氏間講貫益密造詣益精嘗舉進士一不
利輒棄去然負其經濟之略未忍忘世會襄樊告急因進牽制搗虛
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圍不攻自解且備敘海

船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時不能
用識者恨之及元開海運較其所由海道與所上無咫尺異人益
服其精確德祐初或思其言以進功郎史館編校特起之力辭不就
而元師日迫宋旋改物矣旁郡嚴陵有釣臺書院郡守以文憲上蔡
故事來聘爲之一出舉子陵懷仁輔義之說攄發仁義之蘊聞者皆
勃勃有所興起晚居仁山下講道著書四方學者承風依正戶屢常
滿當羣疑塞胸莫能自解而親其規矩聆其誨言固吝消忘隱慝軒
露如人有疾疢察脈製劑適其浮沈滑濇之候而中夫攻慰補瀉之
宜則動相孚格不俟終日其或扞格不入則寬以養之徐而制之浸
灌磨礪未嘗無益而錯施之也或謂北山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魯
齋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而履祥則兼有二氏之長篤於分義有故
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爲之物色傾貲購完其子
後貴終不自言相見但勞問而已北山之喪率其同門以義制服爲
之白布深衣加麻及魯齋之喪亦然於是觀者始知師弟子之義繫

於常倫不可缺也嘗謂司馬光作資治通鑑託始於周威烈王三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韓虔魏斯趙籍爲諸侯秘書劉恕爲外紀以紀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頗謬於聖人不信經而信傳不足傳信自帝堯以上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書非聖人筆削所加也况左氏所記或缺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壁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尙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采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以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爲一書二十卷名曰資治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之其義多先儒所未發旣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曰大學章句疏義指義各一卷論孟考証十七卷尙書表注四卷皆傳於學者大德癸卯三月卒年七十二至正中賜

諡文安

用正學編修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自號白雲山人學者因稱白雲先生父觥宋淳祐七年進士仕至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日宣之子爲子卽謙也夙慧敏甫能言母陶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就學莊重如成人旣長值宋亡家破能自力學僑居城闈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而讀之雖疾恙不廢年踰三十旣開門授徒矣聞金仁山講道蘭江上請不拘常序就弟子列委已學焉仁山謂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醢鹽旣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仁山因揭爲學之要而語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每事事物求夫中者而用之居數年遂盡得其所傳之奧而歸益肆充闡多所自得嘗自謂吾無以過人者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於書無所不觀窮探聖微蘄於必得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所不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浙東廉訪使劉廷直

舉茂才異等副使趙宏偉舉遺逸及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前後章數十上趙後在南臺除舍館迎致謙將使眾僚多士有所矜式乃幡然爲之起未幾辭歸屏迹東陽八華山中學者羸糧笥書從之遠自幽冀齊魯以及荆揚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其教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身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詳悉內外殫盡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粗疏入於微密聞者方傾心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門人著錄者前後殆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四方之士無賢不肖皆以不得及門爲恥凡達官至於是邦必卽其家存問或訪以典禮政事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以身任道垂四十年學者恆視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焉所著書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爲準的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人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願其詞

約義廣學者安可以易心求之哉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時與蔡氏
有不能盡合者每誦金仁山之言曰自我言之則爲忠臣自他人言
之則爲讒賊要歸於是而已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考
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采遠引而以己意終
之觀史有治忽幾微若干卷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
元祐元年秋九月尙書左僕射司馬光卒總其歲年原其興亡著其
善惡蓋以爲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故附於續
經而書孔丘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嘗句讀九經儀禮三傳而於其宏
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見之其後吳師
道得呂東萊點校儀禮以相參校所不同者十三條而已其與儒先
意見脗合如此有自省編書之所爲夜必書之逮疾革始絕筆云將
終正衣冠而坐戒其子以孝於親友於兄弟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
視稍偏矣更肅容端視頃之視微瞑遂卒年六十八時至元三年冬
十月也至正七年廉訪使杜秉彝請于朝諡曰文懿自何北山師黃

勉齋得聞朱子之學傳于王魯齋金仁山至於謙而其道益著海內稱四先生推爲朱學之世適以比孔門曾子子思孟子云皇明成化中分巡僉事辛訪請以四先生從祀孔廟奉聖旨准楊龜山例立祠鄉郡春秋致祭祀祠額曰正學郡守李嗣因故四賢書院葺而奉之

用正學編修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自號闇然居士學者因其講學楓木山中稱曰楓山先生幼穎異隨師所授書無多寡皆成誦比成童則已博綜羣籍其學根據六經而尤邃於易天順壬午以易魁薦於鄉成化丙戌會試禮部第一進士釋褐入翰林爲庶吉士究觀中秘圖書懋始以博古稱至是號通今者亦莫之及授編修甫踰月有旨元宵張燈命諸翰林賦烟火詩懋具疏率同官黃仲昭莊昶上諫忤旨杖於廷謫授臨武知縣未行有論救者改南京大理評事既至日取故刑牘詳閱之遂通法要若老於吏事者遷福建按察僉事盜起泰寧懋託以清軍行部出其不意遂擒之沙尤飢民嘯聚將爲變急發廩粟賑濟

迄以無事因觸瘴成疾懼貽親憂滿考奏課遂疏乞致仕太宰尹旻
持不可三詰之而懋終弗變尹不得已奏如其請時年僅四十有一
旣歸杜門養親四方之士爭來就學執經者常數十百人門人董遵
嘗記其論學之語有曰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是與天地之
體同其廣大與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不然便與天地不
相似又曰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
纔會大又須心小正如文王小心翼翼一般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
小不至狂妄又曰三代以下人物如諸葛孔明范希文真是全才猶
未免事求可功求成至於程朱方是聖賢作用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而得天下不爲又曰詞章之學治世用之不能興禮樂亂世用之不
能致太平雖工何益又曰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
民到於今稱之便覺竦然自警拔其他格言類此甚多聽者往往興
起士習爲變士大夫東西行過縣者必造其廬以考德問業焉如餘
干胡居仁南海林緝熙嘗不遠數千里而至貧無供具則刈蔬脫粟

餉之不以爲嫌廷臣屢薦力辭不起宏治辛酉奏起爲南京國子監祭酒懋方遭父喪辭廷議必欲致之南京舊不設司業遂添設司業涖監生虛祭酒位待之終喪赴官明教化飭矩矱勵廉恥開示近裏諸生翕然向風增城湛若水旣得舉棄繻而隱聞懋涖監乃特往卒業焉正德丙寅應詔陳言治要五事曰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又乞致仕累疏不報因輒移疾東出不待報遂歸頃之逆瑾怙權公卿多遭斥辱人乃服懋先幾云瑾旣誅中外交薦擢南京太常寺卿辭更擢禮部侍郎又辭遂聽以侍郎致仕會江西盜起徙居城中短屋數楹門廡不備處之裕如也郡守劉蒞欲爲割俸立堂固謝而止嘉靖改元卽家拜禮部尙書且遣行人存問而懋已屬疾卒年八十有六贈太子太保謚文懿其爲人龐樸和厚喜怒不形於色恩怨不概於心矜虛不出於口驕泰不設於身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簡文而疏目恂恂如也及其語道理講經義窮深入微如寸莛撞鐘迎手而應論天下古今事若生其時履其地處分其虧成

人然後知其於書無不讀於理無不會衣服飲食宮室器用隨寓而
安凡百嗜好一不以入其心名在仕籍六十年居官僅三考立朝僅
四十日城府不見其迹者蓋四十餘年卽其所自號真可謂闒然君
子者矣平生篤信朱子不欲滋爲異說故無所著述姪拯編其遺文
僅若干卷藏於家今祀本府鄉賢祠

參用林見素董道卿
姜仁夫唐君修傳修

金華先民傳卷二

續金華叢書

永康應廷育輯

名儒傳 凡二十九人

范浚

陳亮

唐仲友

呂祖儉

王師愈

潘景憲

時少章

傅寅

馬之純

楊與立

葉由庚

張潤之

方鳳

吳思齊

胡長孺

張樞

柳貫

吳師道

黃潛

吳萊

陳樵

聞人夢吉

朱震亨

葉儀

范祖幹

宋濂

王禕

胡翰

章品

儒也者學道之稱也周衰道散別為九流惟孔門之學上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舊而以儒名焉迹而論之蓋述詩書明禮樂要以修身範俗而經世成務與道學本非有二也自前史多以其通經

者謂之儒林攻文者謂之文苑至宋復揭道學焉觀其標表之意蓋
已有抑揚之差矣然則儒林其次也而文苑又其次者也若鄭清逸
賢達傳槩以文學目之而漫無差別致使呻俾操觚之流皆可以班
於學道之士尙論者或未能厭心焉今於吾鄉先達自道學之次取
其不專於文藝者若范茂明之論心性陳同甫之講事功唐與正之
述經制與凡通經攻文皆足以發明道要而卓然成家者總得如干
人別爲名儒傳而以其諸呻俾操觚之流仍歸之於文學庶幾泰岱
不夷於鄒嶧瓊玖不混乎璠璣是不惟足爲尙論之助就使九原有
作固必有諒予爲知己者云

范浚字茂明蘭谿人家世業儒父祖昆弟皆宦達浚獨不嗜榮利杜
門講學篤志求道有司以賢良舉之不就陳巖肖稱其危坐一室敝
幃故器人所不堪而神宇泰然終日與之對無一語及世俗間事有
文集若干卷朱子嘗表其心箴附孟子集註胡翰亦嘗舉其言曰學
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又曰上智之學德性是尊無視無聽昭

然者存於此尤可以見其中所自得者矣蓋不特心箴爲可取云今

祀本府鄉賢祠

用胡仲子文集修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生時目光有芒才氣超邁善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考古今用兵之迹著酌古論邵守周葵奇之請爲上客及葵爲執政朝士白事必令謁亮因得遍交一時豪傑盡其議論乃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欣然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不報已而退修于家學者多歸之隱居著書十年亮嘗環視錢塘嘆曰城可灌也蓋以其地下於西湖耳淳熙五年亮更名曰同諸闕上書數千言勸帝移都建康漸圖恢復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羣臣召令上殿將擢之官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曾覲知之將見亮亮恥之踰垣而逃覲不悅大臣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旨都堂審察命宰相以上指問所欲爲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餘日再詣闕上書言尤剴切上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

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嘗醉飲言涉不遜或告刑部侍郎
何澹澹亦被亮漫語者卽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答掠無完膚誣服爲
不軌孝宗知其妄遂得免罪居無何家僮殺人又下大理丞相王淮
知帝欲生亮得不死歸家益勵志讀書究觀皇帝王霸王霸之略上下二
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而識觀
象之妙時措之宜嘗與朱熹書辨論三代漢唐之際數往返不屈熹
雖不以爲然至其心無常法無常廢兩言者雖熹亦心服其不可
易也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於當世諸儒皆不少讓嘗言研窮義
理之精辨微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理於分寸則於諸儒誠
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
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口之
長孝宗崩金遣使簡慢亮復上書言恢復大計不報光宗卽位策淮
士亮對稱旨擢爲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上卒吏部侍
郎葉適請于朝命補一子官端平初平章軍國重事喬行簡爲請諡

云亮以特出之才卓絕之識而究皇帝王霸之略期于開物成務酌古理今其說蓋近世儒者所未講平生所交如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皆稱之曰是實有經濟之學當渡江積安之後首勸孝宗以修復藝祖法度爲恢復中原之本將以伸大義雪讐恥其忠與漢諸葛亮本朝張浚相望于後先尤不可磨滅事下太常定謚文毅更與一子官所著日龍川文集葉適爲序之行于世今祀本府鄉賢祠

及文集敬
鄉錄修

參用
宋史

唐仲友字與正金華人號說齋父堯臣爲侍御史以直稱仲友博涉羣書登紹興辛未進士復中宏祠科累官判建康府上書論時政不啻逾萬言再轉知台州抑姦拊弱發粟賑飢卹中津浮橋以濟艱涉政聲燁然俄爲同官高文虎所忌譖諸倉使屢疏劾之會仲友遷提點江西刑獄而劾者益力遂除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以歸開席授徒學者雲集多至數百人益肆力於經史百家以究其業其學不專主一說務爲苟同隱之于心稽之于聖惟其合者取之所著有帝王經

世圖譜十卷凡天文地理禮樂刑政陰陽度數兵農王霸本之經典兼采傳註類聚羣分旁通午貫各爲總說以附其後而於郊廟學校畿疆井野尤致詳焉總有二十篇周必大題云六經旨趣百世軌範悉聚此書蓋折衷於聖人以示適治之路非其他類書比也又有六經解諸史精義羣書新錄各若干卷文集四十卷

用文獻
通考修

呂祖儉字子約金華人祖謙弟也受業祖謙博通經史信道甚篤用父蔭入官授修職郎祖謙之卒也祖儉調監明州倉當上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固請終喪期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遷衢州法曹掾召除籍田令遷司農寺主簿尋出判台州政崇教化獄訟清平公餘輒焚香讀書手不釋卷適歲大祲用常平使者委廣行勸分躬履郡境靡所不歷民受實惠全活者甚眾使者言于朝因命遍行浙東視諸郡賑事其盡心一如在台時名入爲太府丞時韓侂胄用事以內批罷侍講朱熹彭龜年引李沈爲正言劾罷丞相汝愚祭酒李祥論救復劾罷之祖儉上封事言陛下初政清

明登用忠良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有所論列則亟使之去彭龜年
舊學也有所論列亦亟許之去至于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眾
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觀以
爲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返是豈國家之利耶比者聞之道
路左右瞽御於黜陟廢置之間得與聞者車馬輻湊其門如市招擢
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權門不在公室所凡薦進皆其
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畏憚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
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私憂過計深恐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
社者浸寡也既上疏荷擔待罪有旨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驛繳
奏不聽侂胄謂人曰復有論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矣眾莫敢出口
其黨或爲之謀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復投祖儉瘴鄉不幸
或死則怨益重曷若少徙內地侂胄悟改送吉州朱熹與祖儉書曰
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羣小之
爲不能一言以報效乃令子約獨紆憤懇觸羣小而蹈禍機其愧尤

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能一朝居使處鄉
間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在吉讀書窮理賣藥以自給每出必
草履徒步爲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
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明年遇赦量移筠州寓居大
愚寺自號大愚叟越四年卒詔令歸葬所著有大愚叟集十一卷嘉
定初贈朝奉郎直秘閣官其一子嘉熙二年賜諡曰忠今祀本府鄉

賢祠

用宋史朱子全
書敬鄉錄修

王師愈字齊賢金華人少時讀書郊外潘良貴見而奇之指庵前竹
命賦詩操筆立就其卒章有願堅松栢操同秉歲寒心之句潘大嗟
賞命刻于竹因召致門下與見楊龜山受易論語登紹興丁卯進士
與朱熹同年相從講習及周旋張栻呂祖謙間益肆力於六經子史
百家而以聖賢之言爲必可行朋友之論爲必可信調臨江軍學教
授僧杲有時名郡守延升高座俾說佛法而率其屬往聽師愈謝曰
彼之說某所不能知然以儒官委講而北面於彼縱自輕奈辱吾道

何守不能強改秩知長沙縣其政一以仁恕爲本民以事至庭中降
意撫循辨告詳悉事有難處爲之反覆計慮深遠不以一旦決遣快
健爲己能而要以民不受弊於數十年之後爲己安罷里正諸無名
之歛而又爲之第其丁產之高下役期之先後俾自推擇定當役者
以告於是民皆欣然就役無復以役事訟者窮山中有叢祠號影株
神愚民千百爲輩操兵會祭將爲亂郡議發兵討之師愈曰此非所
以靖亂也退密召一二土豪貼以射士出其不意往悉擒其魁桀送
州而散其黨與被薦召對論人主委任之體及應天之寔上皆嘉納
又陳邊事甚悉上問卿何以知此對曰臣在長沙戍將往來臣必詢
之故得其實上曰卿爲縣乃常留意此耶除知嚴州前守張栻奏蠲
丁鹽紬絹之稅得旨免一年師愈至復奏曰州土窮瘠惟產蠶桑乃
不取紬絹而使折錢已非任土之意而又所折太重民尤苦之今未
能盡罷而僅免一年不若但令歲輸本色猶足以少紓民力也詔從
之會上饒驕兵謹諫臺臣請移師愈守信以鎮壓之驕兵聞風畏懾

撫以恩意遂以無事歲旱先事定計方仲秋卽議發廩出糶或咎其
太早恐後無以繼答言此非若所知救之早則民心安而流移少且
各愛其田廬生業而無與爲亂吾已預致米二十萬斛不憂其無繼
也卽命揭榜賑糶始自今日盡來年八月然後已時民間米價已騰
踴命官糶之直才少損之使不至大相絕視私價自平則又益下之
故無冒濫之奸而私價亦不得起於是人心帖然而富室自知無所
牟大利莫復有閉糶者願有以佐縣官者聽之而亦弗之強也又益
以金錢致船粟來者舳艫相御日糶千斛猶不乏常平司下書俾移
五萬斛於番易官吏皆言勿與父老亦道泣訴諭之曰彼與若皆國
冢赤子吾食既有餘亦何忍視彼之孳死而不之救耶亟具舟輸之
番易亦賴以濟召對除金部郎官尋兼崇政殿說書數言事爲上所
知亟以手劄訪所宜言眷侍甚至時執政曾懷以財利進前在版曹
貸內府錢數百萬未有以償上一日以問戶部尙書楊傑傑不知所
對退取諸郡積逋民錢七百萬付金部使者督之師愈言此錢徒有

名督之未必有得而文移一下所擾不知幾何人且中外一體若邦計未裕不若歸誠君父以幸寬免豈宜舉此虛籍以罔上而病民耶持其事不下倓大不樂與懷朋讒之罷知饒州時州久不理至則爲振綱維決滯訟塞弊源革浮蠹而政以大治及將受代淮甸劇賊劉五從惡少五十餘人轉掠入境與官軍遇輒以九人分爲三隊以迎敵其鋒不可當或被圍則合衆爲圓陣外向潰出所殺傷兵民甚衆師愈調兵定計命無與賊戰但守津要而日驅逐之俾晝夜無得休息一日乘其憊盡獲之就除本路判官會歲旱奏請出椿積粟百萬斛分與諸郡使爲賑糶又奏閣畸零夏稅免甲札牛皮馬穀諸賦飢民賴焉改除河北路轉運判官而河北之旱甚於江東究心賑恤奏請規畫曲盡其致因感寒疾得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起提點浙東刑獄未行改福建路轉運判官承空乏之後爲校索源流整飭程度節冗費檢吏好行之不疾不徐未幾帑藏盡充而民不告病後繼者皆莫能及也移浙西提點刑獄始至卽發平江通守奸贓累鉅萬畿

旬肅然上章丐閒詔進職一等提舉冲佑觀家居讀書玩理教誘後
進德望隱然爲東州之重卒年六十九今祀本府鄉賢祠

用未子大
全集修

潘景憲字叔度金華人幼穎悟日誦數萬言九歲以童子貢京師通
念十三書說六經大義作三體字詔特試禮部且賜束帛後入太學
益自刻勵一時學官如汪應辰芮燁王十朋皆推重焉登隆興元年
進士調荆門軍學教授不行請爲南岳祠官秩滿宰相知其賢欲留
官中都力請太平州學遠次以歸宰相問其故景憲曰本無宦情今
二親俱老得遠次尙可日從容其側他非所望宰相嘆息以爲不可
及景憲與東萊呂祖謙同榜而齒長聞其論說行身探道之意慨然
感悟遂棄所學而學焉遭父喪廬於墓者三年毀瘠骨立未嘗見齒
服除遂不復仕日遊呂氏門躬執弟子禮誦詩讀書旁貫諸史考訂
蒐輯日有程課鉛黃朱墨未嘗去手而於程氏之易尤爲盡心旣又
因祖謙以交於朱熹往來講論志同道合乃以其女妻熹于塾熹以
江西提刑入奏事舟過蘭谿親故皆往勞問景憲獨與書曰甚願一

見然子今日之行名爲召客吾是以不果來也及燕罷歸則又寄聲
日子今幾過七里灘矣可以已乎其未耶熹嘗自謂以是媿其爲人
家本富樂躬率儉素布衣蔬食一室蕭然其枯槁淡薄有人所不可
堪者晚自治壽藏築室其旁取朝聞夕死之意命曰可庵始嘗學浮
屠說至是復取舊書讀之悠然自得殆不知儒釋之有間也病不伏
枕比終猶歛襟端坐而逝語不及私子自牧字牧之登慶元丙辰進
士仕終知常山縣所著有記纂淵海

用朱子大
全集修

時少章字天彝金華人號所性父瀾師呂祖謙登淳熙辛丑進士累
官朝散郎通判台州祖謙輯書說自秦誓沂洛誥未竟而絕筆瀾補
成之少章天才絕出博極羣書談經多出新意而於史學尤精根極
宏深貫穿幽邃凡三代而上帝王聖賢之奧秦漢而下成敗治亂英
雄才智設施之略無所不窺詩出入諸家由盛唐而上追漢魏文沂
宋東都以前而逮古作者吳師道稱其峻潔精工法度森嚴豈惟雄
視吾邦蓋一代之偉人也初由鄉貢入太學年踰五十始登寶祐癸

丑進士調麗水縣主簿改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又改南康軍學教授兼白鹿書院山長用薦者擢史館檢閱或忌其才高遂以凌躐劾之未上而罷改授保寧軍節度掌書記奉祠卒所著有易詩書論孟大義六十餘卷又有論孟詩贅說易卦贊雜文古歌詩數千篇總為所性集今祀本府鄉賢祠

用縣志修

傅寅字同叔義烏人自幼嗜學經史百家悉能成誦比長益求異書讀之間從唐仲友質問所疑皆有援據可反覆仲友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陞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職方輿地盡在同叔胸中矣凡天文地理明堂封建律歷兵制之類先儒置而弗講者靡不窮究根穴訂其訛謬資取甚博參驗甚精事為一圖累至於百名日羣書百攷呂祖儉閱其禹貢圖攷曰是書可謂集先儒之大成矣揭其圖請申言之而坐諸生以聽且曰以所能者教人以所不能者受教於人理之所在初無彼此寅亦樂為之盡亶亶不倦人兩高之嘗言周禮致太平之書于時九等授田家給人足泉府之設特以備凶荒未必常

用也况是書體有本末用有先後若大綱不舉而獨行其所謂國服爲息者是猶取名方中百品之一服之及其害人則曰是藥出於名方云爾每恨熙寧諸賢未有如此辯之者又嘗徧遊江淮縱觀六朝故迹南北形勝詢諸史牒而得其成敗廢興之故歷歷如指諸掌至於教人每謂下學上達自有次第不先其近者小者而驟語其達者大者後生淺薄學益不寔來學者恆以百數必先授以曲禮內則少儀鄉黨諸篇使於日用之間與義理相發明而知道之與器未始相離然不欲教人讀兵書曰胸中無論語孟子爲權衡遽聞權譎之言則先入者爲主壞心術矣祖儉在朝行數稱其文學行誼一時名賢如彭子壽章茂獻葉正則吳德夫汪季路黃文叔黃商伯無不推敬館於商伯家最久賓主之間日以義利相箴切未嘗爲無益語商伯提舉浙西常平念其家貧遺錢五十萬寅悉以散宗族隣里無所留晚益空乏郡守孟某聞而嘆曰不可使賢者餓於我土地輟俸爲倡築室買田居於東陽之泉村好爲詩閒逸古淡有靖節康節之風卒

年八十六用黃文獻公文集修

馬之純字師文東陽人幼穎悟日誦數千言十歲能屬文甫冠登隆興二年進士第知嚴州比較務時南軒張栻作守大蒙賞識由是益潛心載籍究極六經諸子百家德成行尊聲望甚茂學徒彙集多所成就素有藻鑑諸生中獨以大任期喬行簡卒如其言不喜作吏故宦途迂廻仕終沅州倅所著尚書中庸論語有說周禮有隨釋類編春秋左氏傳有紀事編年詩文有豫章雜著若干卷既卒縣大夫爲立思賢坊以尊慕之今祀本府鄉賢祠用東陽人物志修

楊興立字子權本建安人受業朱熹之門嘗知處州之遂昌縣因家于蘭谿以道淑人學者稱曰船山先生何北山王魯齋皆從而訪道焉興立一見北山而稱許之由是盤溪之從游始盛魯齋亦有就正於焉堂船山始識伊洛淵源之語嘗輯朱子語略十卷行于世今祀本府鄉賢用蘭谿志修

葉由庚字成父義烏人秦之子也以口吃不受世賞學于徐僑之門

受中誠仁命性心六字之說蚤夜磨礪窮探聖微驗諸躬行期于無
間僑謂人曰成父靜愿無他好講學意趣殊深吾道爲有托矣與何
基王栢交最密相與貽書辨析無虛月不立異不苟同虛已精索必
求真是之歸有所未安雖十往返不厭爲人端重寡言笑燕居謹獨
盛服不去身暑月則冠雲巾衣素紗深衣終日危坐問道者戶外之
屢常滿其學者嘗曰古之人知行並進開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能
行惟恐有聞若乃爲言語文字纏蔽奪其精神必待知至而後行之
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爲名言縣大夫過問政多以謹義利之辨
及視民如傷告之邑民陰受其賜部使者蔡抗及郡守趙汝騰趙孟
傳先後具書幣請攝麗澤書院山長皆力辭而其名聞益顯雖婦人
女子亦莫不知其爲修身踐行之士也學者稱曰通齋先生平生不
務著書僅有論語纂遺及詩文若干卷藏于家今祀本府鄉賢祠

潛溪文集修

張潤之字伯誠蘭谿人號思誠子從何基學餘三十年盡得其學之

要基輯近思錄發揮未就金履祥踵成之每條必質于潤之而后定
基之墓也潤之爲定士禮不用品官之儀以成其志履祥嘗曰思誠
于於朱門爲嫡孫行端平淳佑文獻靈光許謙亦曰先生天機駿利
襟度融朗有浴沂詠歸氣象如此可以觀其所造矣今祀本府鄉賢
祠用正學編修

方鳳字韶父浦江人有異材嘗出遊杭郡一時知名之士咸慕與之
交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舉上禮部不中第主閤門舍人
王斌家教其二子大登小登因得見丞相陳宜中三以策干之宜中
不能用後被特恩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亡自是無復仕進意遂肆爲
汗漫遊北出金陵京口南過東甌每悼天塹不守徘徊顧盼但語及
宋事則仰首霄漢淒然淚下鳳善詩通毛鄭二家言晚遂一發於詠
歌其音調多危苦悲傷深於古今之感人以杜甫擬之臨歿猶屬子
榜題其旌曰容州示不忘宋也初宋季文弊鳳頗厭之嘗謂學者曰
文章必質實中正方可傳他則腐爛漫漶當與東華塵土俱盡已而

言果驗性不喜佛老讀唐傳奕傳壯其爲人自撫奕後闕異教數十事以擬高識篇題曰正人心書所著詩三千篇曰存雅堂稿柳貫黃潛吳萊諸文章大家皆出其門樗字壽父亦精於詩論者謂無愧於

鳳云

用浦陽人物志及皇明文衡修

吳思齊字子善永康人其先居處州之麗水祖深有奇才永康陳亮以子妻之遂家于永康父遂武學博士官至朝散郎知廣德軍思齊少穎悟做遂爲古文卽可誦季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遂以文章家知名于時用父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干宋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用鹵簿責文及翁顧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凡所爲要以直遂其志第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福也未亡麻衣繩屨退隱浦陽家益艱虞至無儋石之儲有勸之仕者輒謝曰譬猶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餓不能更二夫所善惟方鳳謝翱相與放遊山水間探幽發竒以洩其羈孤感憤之意遇心所不懌或望天末流涕晚自號

全歸子學者尊其行爭師之方鳳評思齊爲人如徐積陳思道君子不以爲過大德辛丑思齊年六十四手編聖賢正考終之事日俟命錄錄成賦詩別諸友遂卒神明湛然無但化意所著有左傳缺疑及全歸集若干卷謝翱閩人從文天祥起兵興復兵敗亡命浦陽忠憤抑鬱或被髮狂行歌于野或登釣臺慟哭以酬天祥酬已復作楚歌以招其魂三人皆以風節行誼爲人所尊師而皆工爲詩又多音調淒楚往往比諸麥秀黍離于時浦陽之詩爲之一變

用宋潛溪文集及皇明文

修

胡長孺字汲仲永康人宋知台州居仁子也長孺性聰敏九經諸史下逮百氏靡不貫通咸淳中以任子入官銓試第一授迪功郎監重慶府酒務兼總領湖廣軍馬錢糧所僉廳與高彭等號中南八士後轉福寧州倅會宋亡歸隱至正中應求賢詔擢集英殿修撰因忤執政改教授揚州秩滿遷建昌檄攝錄事時程文海方貴顯其外門侵官道極撤而正之轉台州寧海縣主簿其政善發摘奸伏人稱神明

縣有銅巖惡少年狙俟其間出鈔道爲過客患長孺僞衣商人服令
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騶卒十人躡其後長孺至巖中人出要之長孺
方遜辭謝騶卒俄集悉擒伏法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搖於兄者兄妻
愛之給以亡於盜屢訟不獲往告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斥去之
未幾治盜潛令盜誣其兄受步搖爲贓逮問不伏長孺呵曰是家信
有是何謂誣耶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
弟亦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是矣遂歸焉其他類此者甚多浙東大
祿民死者相枕宣慰同知脫歡察斂民錢一百五十萬賑之至縣以
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長孺覺其有乾沒意悉以散於民閱月
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曰汝膽如山耶何
所受命而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將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
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默然而罷尋遷長山塲鹽司丞謝病歸隱
杭之虎林山晚得喘疾一日具酒食與比鄰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
識其意者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乎答曰精神與死生

初無相涉也就寢至夜半喘忽止子駒排戶視之則正衣冠端坐逝矣年七十五長孺師青田俞學古學古師同邑王夢松夢松師龍泉葉味道則朱文公高第弟子也淵源既正涵養自得故其爲人光明復偉專務發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子自許惟恐其道之失傳晚年更慕陸九淵之爲人每取其宇宙卽吾心之言諄諄爲學者道之爲文章有精魄金春玉撞一發其和平之音海內購其文者如獲珙璧鄉闈取士屢司文衡賤華貴寔士習爲之一變在至元中與金履祥並以學術爲郡人倡其風流激于當世學者尊而仰之所著有瓦缶編南昌集顏樂齋稿總之爲石塘文集若干卷其從兄之綱之純亦皆以文學馳名之綱字仍仲嘗被薦書其於聲音字畫之學自謂獨得其妙之純字穆仲咸淳甲戌進士踐履如古獨行者文尤明潔可誦人稱爲三胡云

用宋潛溪文集修

張樞字子長其先東陽人父觀光娶金華潘氏徙居金華而生樞幼聰慧爽朗外家蓄書數萬卷樞悉取讀之過目輒不忘肆筆成章頃

刻數千言嘗作小臣策譏宋高宗忘親事讐而追爲定復兩宮之計以謂當時狃於宴安莫知出此時前朝遺老多尙在莫不降嘆弱齡益自愛重杜門不出頗易視當世直欲方駕於古人或以史册往事問之則宇宙之分合政治之得失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先後皆無所脫誤每及一人則其世系閱閱與材質之良窳厯厯如指諸掌一日會許謙漫叩以高帝何以取天下樞矢口而對出入紀傳語蟬聯不能休謙大奇之旣而以書上謁請就弟子列謙不可始終待以賓友由是益斂華蓄銳趨於平寔而學日以粹其爲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尤長於叙事嘗謂學春秋必始於三傳而其義例互有不同乃辨析其是非會通其歸趣參以儒先之說裁以至當之論爲三傳歸一義三十卷謂啖氏於春秋卓然有見於千載之下而陸氏繼之所纂春秋微指以朱墨別三傳之當否歲久漫滅浸失其真乃重加考訂言有未周意有未暢則別有新義補之爲三傳朱墨本若干卷謂三國之正閏固不待辨自古國必有號史必從其實

而書之漢寔未嘗稱蜀陳壽苟欲帝魏而以晉承其統遂以蜀易漢抑此所以伸彼也壽父獲罪諸葛亮而壽又爲亮子瞻所薄故於亮之功烈如挫沮司馬懿之類皆略弗著內以報私憾外以爲時諱也譙周壽之所師力贊後主納欵於魏賣降覆國壽不以爲非反善其策餘所書往往類是乃糾其訛謬之害義正其繁簡之失宜爲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又別撰漢本紀附以魏吳載記爲續後漢書七十卷三國之臣有能致節於其君者舊史或諱而不書或書而失實或僅見於異代之史皆爲更定而於漢事必備載以詳正統或一事數說必參訂使歸於一是非疑似抑揚子奪咸有論著繫于各篇之後名曰訓志謂宋之亡也將相羣臣仗節死義者固已有傳在史氏卑官下吏士卒婦女之死者多史所弗錄乃詢諸故老傍采稗官得若干人爲宋季逸事若干卷他所著有林下竊議一卷曲江張公年譜一卷平生所作歌詩雜文有敝帚編若干卷其言闔深浩博而峻厲潔清援据精切而議論純正至於扶善遏惡率能使人有所感發

懲創至正初丞相脫脫監宋遼金三史奏辟樞爲長史力辭不拜再
以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官召之復辭使者迫之行至武
林驛以病辭歸卒四方之士莫不高其風節今祀本府鄉賢祠

用黃文獻

修公集

柳貫字道傳浦江人家縣西烏蜀山幼穎異嘗侍其父謁神祠得
旁人所遺金珠直可萬緡密伺其人還之卅歲受經金履祥卽能究
其旨趣而於微詞奧義多所發揮又遊方鳳吳思齊謝翱之門學古
文詞及與紫陽方回淮陰龔開南陽仇遠句章戴表元隆山卒應龍
永康胡之純長孺兄弟交尤密凡學問本末文獻源流厯厯如指諸
掌發於議論言必有徵不徒事浮藻以追世好由是名聞一時以察
舉爲江山縣學教諭遷昌國州學正日與爲士者敷陳仁義道德之
說人多化之用薦者擢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改國子助教遷
博士前後在弟子列者千餘人業成而仕後多知名遷太常博士時
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討論援據詳洽權古今之宜

爲之折衷廷議莫不服其精當柄國者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眾莫敢忤貫獨毅然持不可而止有神降于洛郡長吏列上儀曹乞加封爵貫爲言神奸能鼓民不治將爲亂宜下所司禁戢儀曹符下本郡如其言遷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始視事吏如舊比以例卷進爲米八十石亟斥去之後來遂無有襲其弊者興學延師士風大振南康倉吏坐飛糧株連逮繫百餘人被省檄讞其獄鈎摘隱伏而得其情所平反甚衆人尤服其長於政事秩滿歸杜門不出十餘年室廬僅蔽風雨餽粥時或不給而處之裕如也至正元年召起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泄任僅七閱月以疾卒于寓舍享年七十有三門人私謚曰文肅貫局度凝定燕居默坐端嚴若神卽之如入春風中久與之處未嘗見其有疾言遽色雖有桀驚者亦皆望之而意銷讀書博覽強記自經史百氏至於國家之典章故實兵刑律曆術數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其文涵肆演迤春容紓徐才完而氣充事詳而詞覈鬱然成一家言老不廢詩視少作尤古硬奇逸意味淵永後學

爭傳誦之與揭俛斯虞集黃潛齊名天下稱四先生善鑒定古今彝器書畫而別其真贗晚益沈潛理學以爲歸宿之地所著書有近思錄廣輯二卷字系二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烏蜀山房類藁二十卷今祀本府鄉賢祠

用黃文獻公及宋潛溪文集修

吳師道字正傳蘭谿人自非角知學卽善記覽工詞章才思湧出爲歌詩尤清俊麗逸人多傳誦之因閱真西山遺書幡然有志於爲己之學嘗以持敬致知之說質于許謙謙復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心志益廣造詣益深元至治初登進士授高郵丞調寧路錄事會歲大旱勸閭右出粟賑之又言於部使者轉聞于朝益以廩粟交鈔使飢民分番來授日數千百人有僞易服重來者於眾中指其人而覈問之存活凡三十萬餘人遷池州建德尹豪民有侵學田者按其圖籍悉令歸學建德非茶區民苦茶稅額重爲奏之得減其額用薦者召爲國子助教尋陞博士其教一本朱子之訓而遵許衡之成法六館諸生成自以爲得師以母憂去移疾乞休遂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

致仕黃潛稱其以道自任晚益邃於文剖析之精援據之博議論之
公視古人可以無愧其所推明者無非紫陽朱子之學宋濂稱其守
道而不遺乎事致用而必本於道出其緒餘施於郡邑咸足以利濟
生民所著有易詩書雜說春秋胡傳補說附辨戰國策正誤校註敬
鄉前後錄凡若干卷文集二十卷今祀本府鄉賢祠

用宋潛溪
文集修

黃潛字晉卿義烏人夢炎曾孫也母童姪二十四月夢大星墜於懷
而生潛自幼俊異比成童下筆爲文頃刻數百言嘗著弔諸葛武侯
辭劉應龜見之嘆曰吾鄉以文名者喻叔奇兄弟耳稍加工其不與
之抗衡乎因置門下教之又徧及王炎澤石一鰲方鳳牟巘之門經
其指授文字益邃延祐元年貢舉法行應試作太極賦人多傳誦明
年登進士第授台州寧海縣丞鹽場亭戶及編民之隸漕司與財賦
府者暴橫厲民潛痛以法繩之吏白以利害勿爲動有後母與僧通
而酖殺其夫反以誣前母子獄將成潛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姦狀卒
直其子寃遠近以爲神明民盜販鹽捕急沈其鹽于河巡兵因取也

先儒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根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爲先務然其爲體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諸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鼉鼉蛟龍潛伏不動而淵然之色自不可犯凡朝廷典冊詔令及公卿大夫銘功述德者多命屬草其他求文者日盈於門外至殊邦絕域亦皆知所寶愛素寡嗜欲甫四十卽獨榻處外及登法從肅然不異布衣時論者謂其文辭簡嚴類王介甫操行孤潔類陳履常僉無間言所著有文集三十卷筆記一卷傳于世今祀本府鄉賢

祠用宋潛溪文集修

吳萊字立夫浦江人集賢大學士直方子也生有奇質年四歲母盛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七歲能屬文族父幼敏家多書萊往私挾一編歸盡夜讀竟又復往易或以聞于幼敏迨而觀之乃班固漢書也幼敏指谷永杜鄴傳謂曰汝竊觀吾書能記是當不爾責萊琅琅然誦之終篇一字不遺幼敏以爲偶熟此卷三易他編皆誦如初因盡出所藏書使讀之方鳳時寓幼敏家見而歎曰明敏如吳萊雖汝南

應世叔不是過也遂悉以其所學授焉萊自是博極羣書至於制度沿革陰陽律厯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字學族譜之屬亦無所不通年十八會朝廷將有事於東夷卽自奮曰此小醜耳何必上勤王師使萊持尺書諭之足矣因撰倭論一篇議論英爽綽有秦漢風致延佑七年以春秋貢上禮部尋以所言不合於有司退歸松山中益窮諸經之說所造愈精間有論著絕出於庸常數等翻閱子書百餘家辨其邪正駁其真僞援據皆的切可傳一時知名之士如宋濂胡翰皆師尊之濂嘗問作文之法謂有篇聯欲其脉絡貫通有段聯欲其奇耦迭生有句聯欲其長短合節有字聯欲其賓主對待又問作賦之法謂有音法欲其唱和闐闐有韻法欲其清濁諧協有辭法欲其呼吸相應有章法欲其布置謹嚴總而言之皆不越乎主承還三者而已然而字有不齊體亦不一必須隨其類而附之不至於玉瓚與瓦缶並陳斯爲得之此又在乎三者之外而非精擇不能到也又謂作文如用兵法有奇正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爲法度所縛

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自歸什伍自歸伍
元不曾亂聞者嘆服鑒裁絕人自秦漢至于近代但舉隻簡片削輒
能別其爲何代何人所作或怪問之則曰詞氣音調代有不同人自
弗深察耳當其賦詠捷如風雨一日於故人家見几上堆剡紙數十
番戲爲長歌頃刻而盡屬對精巧文彩絢麗傍觀驚以爲神論者謂
其文章置諸司馬遷王褒劉向揚雄間未必有愧也至元三年監察
御史許紹祖以茂才薦調饒州長蘓書院山長會疾弗果上六年夏
四月卒年四十四門人宋濂等僉議以其經義玄深文詞貞敏私諡
曰淵穎先生旣又以爲未盡再定諡曰貞文所著有尙書標說六卷
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
三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唐律刪要各若干卷卒後宋濂編其
雜著詩文爲淵穎先生集若干卷行於世今祀本府鄉賢祠

修

用宋潛
溪文集

陳樵字君采東陽人好以鹿皮爲衣自號曰鹿皮子父取青受學石

一鰲慷慨負志節嘗抗章詆權人賈似道誤國及宋亡元丞相伯顏見其章欲用之辭而止樵學於家庭又從李直方受易書詩春秋大義性沉敏嗜學所居一室蕭然斂容危坐或數月不出戶限於世所有書無不讀讀無不解謂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乾淳以來羣儒之說尤與洙泗伊洛不類因悉屏去傳註獨取遺經精思逾四十年一旦心領神會自以聖賢大指可識乃入東山太霞洞中著書其微詞奧義多前儒所未經道者書成輒刊梓以傳且懇懇然爲人言之每自謂當斷來說於其後云嘗語宋濂曰吾以九疇爲六府三事而圖書爲易象者不可誣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子而野人君子無異詞謂神所知之謂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下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謂天下萬物一體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又爲語其詳曰天下國家一枳也枳一爾而穰十焉枳有穰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穰有十則等

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
視十爲十者禮之異視十爲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
則仁愈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枳之穰反求其故
地枚舉而銓次焉者差之銖黍則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齊歛之不
合而一不可見禮愈嚴者仁愈篤故治天下國家者不以禮則彝倫
斁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伊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
聽言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於禮焉故一體萬
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伊洛之言無不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
則操其枝葉而舍其本根洙泗伊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析而附會
興遺經不可識矣其詩文亦自出機軸不盜襲前人遺轍而於狀物
寫情尤精讀之者以其新麗超逸喻爲挺立孤松羣葩俯仰下風而
莫敢抗或就之學則日後世之詞章乃士之脂澤時之清玩耳舍六
經弗講而事浮詞綺語何哉少作古賦十餘傳至成均生徒競相騰
寫謂絕似魏晉人作然樵獨諱之不復肯爲也足迹未嘗出里門而

名聞遠達朝著一時知名之士如虞集黃潛歐陽玄等皆向慕以爲
不可及移書咨訪如恐失之每相與言曰吾儕所爲之文不過循成
規無傑然而出人意表者至於鹿皮子以無爲有以虛爲實信可謂
言人之所不能言者矣性至孝父患風攣樵每扶之行歲久益勤後
爲風痰所侵氣弱不能吐樵截竹爲筒時吸而出之母郭沒時樵不
及見見其遺衣輒奉之而泣平生未嘗言利苟非其義雖萬鍾弗爲
動家素饒裕痛懲膏粱紈綺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遇儉歲竭廩
粟以賑閭里自食或不給則取來牟續之嘗發所藏錫爲器工人持
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但一笑而已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曰
洪範傳曰經解經曰四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極圖解曰通書解
曰聖賢大意曰性理大明曰答客問曰石室新語曰淳熙糾謬曰鹿
皮子曰飛霞觀小藁合數百卷耄年猶披閱刪修不倦卒年八十八
宋濂志其墓稱爲東陽隱君

下闕

既純內外一致長身山立而退然若不勝衣氣貌冲粹如元女之玉
溫潤無瑕而孚尹煥然居常不見有惰容雖祁寒盛暑必正襟危坐
淵然若有思望之起敬卽之愛慕不能舍以去識與不識莫不稱之
爲有德之君子云門人宋濂等謂其執醇而弗變含和而有耀私諡
曰凝熙先生

用宋潘溪文集修

朱震亨字彥修義烏人自幼爽朗讀書卽了大義爲聲律之賦刻燭
而成已而棄去尙俠氣不肯出人下旣壯悔之嘆曰丈夫所學不務
聞道而惟俠是尙不亦惑乎時許文懿公謙講道東陽八華山遂折
節往師事焉年蓋三十有六矣謙爲開明天命人心之秘內聖外王
之微震亨聞之自恨昔之顛冥汗下如雨由是日有所悟心扁融廓
膚體如覺增長每宵挾冊坐至四鼓潛驗默察必欲見諸實踐抑其
疎豪歸於粹夷理欲之關誠僞之限嚴辨確守不以一毫苟且自恕
如是者數年而其學遂以堅定嘗再赴省試不利嘆曰不仕固無義
然得失則有命焉苟推一家之政以達於鄉黨州閭寧非仕乎其家

故有祭田而祭無恆所乃建祠堂以奉先世神主考朱子家禮損益行之遠祖東堂府君嘗建適意亭延徐文清公僑講學而廢久矣震亨以爲先賢過化之迹亟爲修復羣子姓肄習其中鄉有蜀壑塘溉田至六千餘畝隄壞久水竭數以旱告倡民興築坊塘鑿爲三竇時其淺深而舒洩之民賴其利包銀令下州縣承風急如星火一里間所及不啻數十姓民莫敢與辨震亨所居里僅上富民二人郡守召震亨自臨之曰此非常法若不愛頭乎震亨笑曰守爲官頭固當惜民不愛也此害將及子孫必欲多及民願倍輸吾產當之守雖怒竟不能屈縣尹勸耕于鄉將有要于民震亨懼其臨境曳屣屢往迎于道左尹驚曰先生何事乃爾耶震亨曰民有役于官禮固應爾尹曰勸耕善乎震亨曰私田不煩官勸第公田生青芻耳時職田賦重種戶多逃亡故以此爲諷尹一笑而去有丞暴而好諂鬼神將修東岳廟恐震亨不已與以言嘗之曰人之死生岳神實司之欲治其宮孰干吾命震亨答曰吾受命於天何庸諂土偶爲生死計且岳神無知

則已使其有耳當此儉歲民不飽糠粃能振吾民者然後降之福耳
卒罷其事賦役無藝胥史高下其手以爲民姦震亨集同里人謂之
曰有田則科徭隨之若等入胥史餌而互相傾非策也宜相率以義
絜其力之膈贏而敷之眾翕然定每官書下相依如父子議事必先
集若苛斂之至卽以身前辭氣懇款上官多聽爲之裁損方岳重臣
聞其名無不願見旣見無不願交章薦之震亨皆力辭惟民瘼吏弊
必再三蹙額告之不啻親受其病者初震亨以母病頗習醫後益研
究之且曰吾窮而在下澤不能及遠其可遠者舍醫將安望乎於是
徧走姑蘇宛陵建業尋師無所遇回至武林有以僧羅大無告者知
梯醫甚精而性亦甚倨震亨造焉十往返不能通乃日拱立於其門
雖風雨不易大無知其堅志始延見之爲言學醫之要必本於素問
難經而濕熱相火爲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兼之長沙之書詳於
外感東垣之書詳於內傷必兩盡之治疾方無憾震亨學成而歸四
方迎候無虛日無不卽往雖雨雪載途不爲止僕人或告病則諭之

日疾者度日如年而欲自逸耶。寔人求藥無不與不責其償其困阨無告者注藥往起之或遠在百里外勿憚也。凡所診治其驗如神。門弟子具錄之以爲醫案。其爲人孤高不羣。雖其色毅然難犯而胸次坦夷。接物和粹。言語有精魄。金鏗玉鏘。使人側耳聳聽。蹶然有興起之意。至于天人報應之際。戒厲尤切。反覆故其教人也。人旣易知無昏明強弱皆獲其心。杖履所臨多隨而化。蓋其學稽諸載籍而一以躬行爲本。以一心同天地之大以耳目爲禮樂之原。積養之久。內外一致。夜昧卽平日之爲。暗室卽康衢之見。惟日孜孜。老而彌篤。每見誇多鬪靡之士。輒語之曰。聖賢一言終身行之不盡矣。以多爲至。於浮艷之詞尤不樂。願直以吾道。蠹賊日之及。自爲文率以理爲宗。非有關於綱常治化不輕作也。居室垣墉敦尙儉朴。服御惟大布寬衣。僅取蔽體。藜羹糗飯安之如八珍。或在豪大姓家。水陸之羞交錯於前。正襟危坐。未嘗下箸。其清修苦節能爲人所不能爲。而於世俗嗜好。淡然不入於心。惟欲聞人之善。如恐失之。隨聞隨錄。用爲世勸。晚

年識見尤卓嘗自括還過永康語人曰青田之民囂悍值此法弛令乖之時必依險阻嘯聚爲亂又嘗告其親友曰吾足迹所及廣矣風俗澆漓甚垂髻之童亦能操狡謀罔上天怒已極必假手殲之竭力善以延其胤乎時方承平聞者或笑以爲迂未幾亂起皆如其言卒年七十學者因其所居尊稱之曰丹溪先生所著書有宋論一卷格致餘論局方發揮傷寒論辨外科精要發揮本草衍義風水問答總若于卷行于世其微詞奧義多發前人之所未發嘗謂義理精微禮樂制度吾門師友論著已悉吾可以無言矣故其所著獨於醫爲詳

云今祀本府鄉賢祠

用宋潛溪文集修

葉儀字景翰金華人莊重力學從游許謙之門立志堅苦朝夕惕厲取四部書分程讀之善有未明則質于謙隨所咨咸爲之盡久之學業日進謙命二子存仁存禮師事焉於是儀尤得蚤暮親炙於謙自經傳之精微以及百氏之得失剖析辨論皆無餘蘊謙沒率同門以義制服經紀其喪旣而開門授徒東南之士爭趨之戶屢常滿其誨

學者規制甚嚴而循循不倦其要歸於誠敬事親致孝伯氏容錢塘
沒遣子函骨以歸耐於先墓撫二姪如子家毀僦屋以居裕如也
元至正中廉訪使顏不花列其行誼薦于朝會兵起不報戍戍天兵
下婺與范祖幹俱以儒士召持大學以見且言帝王治道不出此書
甚被禮遇命爲諮議以老疾辭李文忠鎮嚴在公卿間名下士於儀
尤加禮敬洪武初興學校郡守王顯宗強起爲五經師未幾辭歸嘗
作一室自怡曰南陽山房學者因稱南陽先生卒年八十二所著有
周易集解四書直說潛書詞學記覽若干卷南陽山房藁二十卷今
祀本府鄉賢祠

用錢山民
私志修

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德性醇懋刻志問學授業許謙之門久之遂
悉得其旨趣謙嘗語人口自吾得劉名叔而學加進得李國鳳而學
日彰得范景先而學有傳其學以誠意爲主而嚴之以慎獨持守之
功引誘學者憊憊真切唯恐其不入於善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
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又曰爲學之本莫大於正心修身欲修其身莫

若理會君子之所謂道者三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矣若夫切己之實歸而求之可也心不在焉而能自得其根本吾未之聞元至正中被薦爲西湖書院山長領職未踰月辭歸養親戊戌天兵下婺辟爲諮議以親老懇辭不就李文忠鎮嚴特加禮敬書幣往來或稱師而不字四方大夫士莫不向問安否以爲斯文重輕孝行篤至郡守王顯宗爲立純孝坊表之學者因稱純孝先生洪武十八年疾革召門人申說大學中庸奧義越日正襟危坐而卒所著有羣書指要讀詩記大學中庸發微栢軒集通若干卷今祀本府鄉賢祠

用錢山民私志修

宋濂字景濂其先居金華之潛溪後徙浦陽青蘿山仍榜其居曰潛溪示不忘本也學者因稱潛溪先生六歲入小學日記二千言九歲爲歌詩有奇語人呼爲神童里人張繼之試抽架上書俾卽記五百言濂以指爪按之按畢卽倍一字不遺語其父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乃有成遣從聞人夢吉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爲春秋者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濂乃併列國紀年悉能誦之但舉經中一事

卽知其爲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
覆之無少異者且兼通易詩書及周禮諸經其友胡翰謂曰舉子業
不足溷景濂盍共爲古文詞乎乃與偕往浦陽學于吳萊未幾濂遂
悉得其闕奧爲文若不經思而用意極精密旣又請益于柳貫黃潛
皆亟許焉莆田陳旅序其文曰柳公之文麗鬱隆凝如泰山之雲層
鋪疊湧杳莫窮其端倪黃公之文清圓密切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
神出鬼沒而部伍不亂景濂之文其詞韻沉鬱類柳公其體裁簡嚴
類黃公蓋謂其能兼二氏之長廬陵歐陽玄亦嘗評濂文氣韻沉鬱
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氣不少懾神情飄逸如列子御風飄然騫舉
不沾塵土詞調冲雅如殷卣周彝龍文漫滅古意獨存姿態多變如
晴躋終南眾皴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兼眾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
其爲當世名賢推重如此於是柳黃卽世而濂遂踵武以文章家名
海內元至正中用大臣薦擢國史院編修官以親老辭歸會世亂乃
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曰龍門子凝道記及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

陵歲庚子遣使者樊觀來聘與劉基葉琛章三益俱應詔入見上尊
重之語必稱先生不名除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尋詔入內授皇太子
經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言之不倦改起居注知無不言補益
甚眾嘗侍上語及賞賚進曰天下以人心爲本苟得人心帑藏雖竭
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耶俄以疾告還家因謝賜上
書太子勉以孝友恭敬進德修業上覽書喜甚召太子語以書意且
賜答書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爲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
俗言教之是爲疏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爲得體也昔聞古
人今則親見之洪武二年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時編摩
之士多山林布衣其發凡舉例訂定疑信濂功爲多方剖符時封功
臣召宿大本堂討論五等封爵歷舉漢唐宋以來故實量其中奏之
甘露降上問災祥之由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
仁春秋不書祥而記異爲是故也上言古帝皇多好神仙以朕言之
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卽神仙也對曰漢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帝

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
其有不治乎上嘗祀方丘忠心不寧濂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
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三年遷國子司業日進諸生立兩序
據座執經敷揚奧旨教以孝弟忠信之道四年以他事出爲安遠知
縣五年召還爲禮部主事擢太子贊善凡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
使歸于道讀書至切于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
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皇太子每歛
容加納言則稱師父仍書舊學二字以賜上嘗問帝王之學何書最
要濂以真德秀大學衍義對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諸兩廡之
壁時睇視之上一日御西廡指司馬遷論黃老事命濂講析濂講已
進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旣竭重刑法以震服之臣
謂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以教民則禍亂無從
作矣刑罰非所先也陞翰林侍講學士兼修國史仍兼贊善上作祖
訓成命濂序之歷陳帝王之道及上創業之艱以致儆戒上稱善上

問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對曰上古未有載籍不專誦讀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化者乎又奉詔總裁纂修大明日歷一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爲寶訓五卷濂在朝久凡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享宴慶禮樂律厯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勳臣名卿焯德輝功之文承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文名丕播四方造請無虛日苟非其人雖權要置金滿籩求一字不肯與日本遣請使文以百金爲獻却不受上以問濂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高麗安南使者至購濂文集不啻拱璧日本嘗得潛溪集輒以刻板國中四夷朝貢必令其使問宋先生安否上欲俾參大政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上愈厚之每燕見必命茶賜坐詢訪舊章講求治道率至夜分乃退或問廷臣臧否但言其善者不置又問否者爲誰則曰善者與臣交故臣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凡上前所陳答絕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亦鮮留藁署溫樹

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九年進擢翰林學士承旨
仍知制誥兼修國史如故上謂之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萊
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世世與國咸休不亦美乎十年准敕致仕
推恩封其祖父二代誥詞皆上所新制稱其德量之弘如于頃波澄
之不清撓之不濁人皆爲濂榮且服上之知人將行敕復留侍左右
者累月適有上疏逾萬言者上怒其迂衍欲罪之羣臣有阿意者指
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國何可深
罪上默然已而覽其疏有足採者召阿意者罵曰方吾怒時若等不
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言不幾誤罪言者耶上
嘗廷譽濂曰古之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若宋濂者事
朕一十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僞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終始無異
其誠所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矣瀕行賜楮幣文綺諭
之曰朕賞予最慎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是以賜卿卿年幾何矣對曰
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旣歸歲一入覲

外此惟終日閉戶纂述人罕見其面所著未仕前有龍門子三卷孝經新說周禮集說若干卷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在朝有翰苑集十卷歸田後有芝園集四十卷十三年孫慎坐法被累謫茂州至夔門得疾不食臨觀化帖端坐而逝藁攢西蓮花池山下永樂癸巳遷葬于成都華陽縣安養鄉之原正德中賜諡文憲今立專祠于八詠門外祀焉子璫字仲珩以書法擅名當世方孝孺稱其草書如天驥行中原一日千里超澗渡險不動氣力雖若不可踪跡而馳驟必合程度云

用皇明文衡修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石峽書院山長炎澤孫也炎澤嘗夢五色芝產門楣翊日禕生人以爲文章之兆幼敏慧長師黃潛習古文潛一見器之遂屬以斯文之任至正中見元政日敝乃攬天下事勢爲書七八千言上之時宰嫌其切直格不用危素張起巖交章薦不報有齊琦者得邵子先天數以推天人興廢甚驗見禕嘆日子充異代人物也禕亦知世無可爲者乃歸隱青巖山中著書深自韜晦歲在戊戌

我太祖親下婺城或以禕名聞遣使來聘禕幡然曰齊琦之言其信
矣乎卽日詣行在謁上署中書省掾每與商略事機悉契上哀禮遇
日至語第稱子充不名辛丑進平江西頌上覽喜曰吾固知浙東有
二儒者卿與朱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
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父喪服闋除侍禮郎兼引進使時方草創
禮制多禕所定尋除起居注啟沃良多丙午除知南康府治本仁恕
而出之以廉平民咸服之丁未召還議卽位禮洪武元年戊申福建
始平以禕通判漳州禕上祈天永命疏曰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
者必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其所以祈之者惟在乎脩德而
已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君德之大端
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家以寬大爲政故
能成四百年之業簡冊所載不可誣也夫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
於順人心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
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

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爲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誠以君民同一體耳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今浙西旣平租賦旣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寬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於此者疏聞上嘉納之二年修元史召還與宋濂同爲總裁史事推其所長力任筆削之勞一無所諉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一時大詔令如封諸王開科舉免租稅之類多其所草具五年命持詔往諭雲南禱至其國見其君梁王把都諭之曰我皇上聰明聖武隆啟大業作君萬邦皆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有眾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今能祇若明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地一民按堵如故高爵原祿身名俱全奈何欲以一隅爲中國抗哉不聽數日又諭之曰予將命遠來非爲身謀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刃耳曾不聞乎元綱解紐陳友諒據荆湖張

仕誠據吳會陳友定據八閩明玉珍據全蜀天兵下征不四五年悉膏鈇鉞惟爾元君北走以死擴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曾無用武之地不煩一刃而天下大定當是時先服者賞後服者戮及宗乃今自料勇悍強獷孰與陳張土地甲兵孰與中國度德籌義孰與天朝推亡固存孰與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不然皇上命將將龍驤百萬會戰於昆明池爾如魚遊釜中不亡何待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改館禕等厚待之會故元天子自立於沙漠遣其臣脫脫微糧雲南且欲連兵以拒我脫脫覘知梁王有二心迫使殺我使者自明以固其意梁王不得已出禕等見之脫脫欲屈禕以威禕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寔代之燭火尙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天朝使臣豈爲汝屈今惟有死而已寧以迫脅爲懼耶又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與其副吳雲俱遇害時六年臘月二十四日也年僅五十有二而已禕於經史百氏靡不究極爲文宏麗沉雄機軸貫綜自成一家言宋濂稱其渾然天成而條理弗爽使人挹之而愈深味

之而弗竭胡翰稱其雍容俯仰如冠冕佩玉周旋堂陛之上馳騁分
布如風雲蛇鳥按兵行陣之間而音節曲折則與黃公如出一律所
著有華川前後集二十五卷玉堂雜著二卷續東萊大事記七十九
卷正統間贈翰林學士諡忠文今與宗澤並祀八詠門外二忠祠子
綬字孟韞勤敏有文尤工五言詩有愚軒集紳別見文學傳

用皇明
文衡及

通紀
修

胡翰字仲申金華人自幼聰睿志氣異羣見七歲拾遺鏹道中守不
去俟遺者至而還之至長從吳師道授經從吳萊學古文詞又登許
謙之門獲聞考亭相傳的緒持其所業就正于柳貫黃潛張樞咸以
致遠器之嘗出遊元都徧交當世名卿而於武威余闕宣城貢師泰
尤號知己遭時不靖避地南華山中著書宋濂稱其奇邁卓越務師
古人出言簡奧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非今世物也
我太祖既定金陵遣使召翰入見會有請以金華民籍田出兵者翰
言民懦不習軍旅徒費廩粟上可其言罷之除衢州府儒學教授洪

武乙酉奉旨纂修元史分撰英宗睿宗本紀及丞相拜住等傳書成
賜白金文綺辭歸卜居長山之陽學者稱曰長山先生卒年七十五
吳沉誌其墓云先生稟高明卓絕之資爲精敏宏博之學其文章簡
潔清峻高出於人性嚴毅寡應酬未嘗輕有所毀譽暮年請文者接
踵于門不苟隨也所著有春秋集胡仲子集今祀本府鄉賢祠

集及皇明
文衡修

童品字廷式蘭谿人其上世出嗣童從其姓至品登進士始復姓章
性嗜書自少力學至老不倦八歲時就師家塾輒私做論語每闕下
書子曰字而自撰語言繫之若著述狀師見而大奇之旣冠入邑庠
以易學知名已而久困場屋益大肆力於學五經皆通多所著述宏
治丙辰年踰五十乃登進士或勸之減年通籍笑却之曰吾蚤學而
晚達命也敢爲欺乎釋褐入次授兵部車駕司主事陳言治安十策
下部院集議多見采行滿考陞本部武選司員外郎在官公暇閉門
著述不妄交接所與友惟太僕楊廉郎中邵寶蔡清余祐莫非當時

人望咸推重焉再滿考引年致仕既歸不入城府靜坐一室取舊所
著書手自刪校至忘寢食其書時出新見不苟同儒先之說要以自
成一家卒年八十八書目曰周易羽義春秋經傳辨疑禮記大旨大
成學庸大義辨疑孟子篇類正蒙發微含章子集皆板行其他周易
集傳存疑魯經鄒書學庸精義正俗編金華文獻錄增註黃庭經歷
代興亡鑑格物志四書奏議稿藏于家其爲人勵志清苦推誠任眞
人皆敬信在林下一十九年正身率物化俗之功爲多蘭谿人士以
比章楓山謂趣操異尙而行義頡頏無愧云今祀本府鄉賢祠

用墓誌修

